

落实党的政策平反昭
雪大会揭批发言之五

姚德起同志的揭批发言

同志们：

我是受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反革命路线迫害的同志之一。在一九六八年，“四人帮”在天津的代理人——解学恭、刘政之流，秉承江青“2·21”反革命黑讲话，来塘发表了“四·四”讲话。从此，新河船厂革委会某些负责人紧跟“四人帮”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，把我打成坏头头关押起来。我在科技宫、25间两处监狱被关押了十个多月放出来以后，又于六九至七二年间相继办了三次学习班，共达二十七个多月，其中有六个多月是住宿学习班。由于我被打成坏头头，什么“思想极端反动”、“5·16分子”、“打砸抢者”、“8·14”血洗新港事件的总指挥”、“反对解放军绑架军代表”、“抢劫枪枝炸药”、“爆炸064油库”、“逃往外国”等等罪名接踵而来，真是五花八门，举不胜举。十年来，“姚鬼德起”四个字，被宣传到“家喻户晓深入人心”，顶风臭八里，株连亲属和朋友吃睡不安。

同志们，我是五六年进厂参加工作的。多年来，在思想上和工作上，我是努力要求上进的。那么，在文化大革命中，他们为什么要对我这样扣上大量罪名呢？就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我带头和一些同志触动了黄松，给他贴了大字报，批判了他。所以当“2·21”反革命黑指示下达后，我厂革委会某些负责人就立刻把我和张振武、王

怀明、周士恭、谭申禄等人，关进了新河船厂私设的监狱。无中生有，罗织罪名，使用罚站、弯腰、下跪、熬鹰以及拳打脚踢，用棒子打，鞋底子盖等等刑罚大搞逼供信。开始，我在科技官关押着，他们勾引一些不明真象的群众在每天晚上十点半、凌晨的四点半去打我，抽咀巴子，打脖溜，揪头发，晚上睡觉时，把二百度的大灯泡放在我的头上直上照着，他们说这样便于我想问题。当时烤的我两眼发干，疼痛难忍，更无法睡觉。我每天写的材料他们很少看，也不需要。他们只是让我按照他们设计的提纲去交待问题。有一次一个打手找到我说：姚德起你别耍花招啦！你交待的东西一点用也没有，你要交待出你们的反革命计划。我说：我们没有什么反革命计划。这个打手冷笑着说：哈！哈！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告诉你！张振武交待的比较好！王怀明已经逮捕啦！你也想吃窝头去怎么着。他说着把一张字条交给了我，上面写的是：你们是如何策划炸毁油库，破坏津山线，抢船逃往外国的？要把纲领、行动计划以及联络暗号写清。象这样的问题我根本交待不出来，他们就派了三个打手，抽了我两次咀巴逼我交待。在六八年五月二十八日，他们把我弄到塘沽四中批斗，回厂后，两个打手又拿来了新的提纲让我交待，他们让我尽快写出与原塘沽区委书记胡玉坤、公安局长辛良志密谋策划抢劫区委档案，占领公安局，制造“5·28”反革命绝食的。我还是交待不出来，他们就派了几个打手多次对我毒打，揪住头发使劲的把头往桌子上撞。没过几天专案班子的一个成员对我说：其它问题你先放放再交待，你先交待你和张振武、许国荣从物探抢回的机枪、大枪和雷管放在那去啦！当时我说不知道，这个成员说：枪是用灰色的卧车装来的，是你和张振武、许国荣三人办的，人家都交待了，这些东西

都在大食堂展览哪，公安局很重视这个问题，你要老实交待。因为我交待不出来，他们就在夜间十二点以后，把我带到干燥室楼上审讯，叫我弯着腰，有四、五十人围着我大喊大骂，前一拳，后一脚的乱打乱踢，还有拿鞋底子盖的。打的我东捂西挡，晕头转向。经过几天审讯后，我被迫承认了参与抢枪。可是我又交待不出具体事实，一个打手就替我编词，材料交给他们以后，他们对我说：你要对党忠诚，有就是有，没有枪，你说了有枪，是欺骗党，同样有罪，我一想这还了得，就把原供否了，他们见我“翻供”，又在夜间把我带到干燥室楼上进行审讯。打的比以前更凶了。直到我被迫又承认，他们才住手。他们在新河船厂私设的监狱里，就是这样的不顾党纪国法，用逼供、诱供、制造冤假错案陷害人。我在关押期间，不仅要挨斗，受审和被毒打，还要忍受监狱的狱规。它规定去厕所要请示，第一个人去厕所回来后，第二人才能去。走路要低着头弯点腰，两眼不能左顾右盼，不许和熟人打招呼，不许亲属接见。六八年的中秋节，我被看守人员押着去大食堂买饭回来的路上，我的四岁的女儿用小篮装了几个月饼和几盒烟，迎着我带着哭声对我说：我妈让我把这个给你，就是这样的小孩我也不能跟她说话，小孩只好哭着回去，当时我心里十分难过，话不敢说，眼泪也不敢掉，低着头被看守人员押着走回到厂监狱里。同志们，我是一个人那！别人在中秋节一家子团圆，我却见到四岁的女儿连句话都不准说，我作为一个人的自由那去啦！我何罪之有！还不是因为触犯了新河船厂的土皇帝——黄松吗？！

我们在关押期间，睡的很晚，起的很早。夏天头上电灯照，身上蚊子叮，背上臭虫咬。夜间，看守打扑克出汗多了，还要把我们

叫起来，给他们打水洗澡，他们洗完后，我把水给倒了，再把地上的水擦净后，才能再睡。有一次夜间两点了，我们刚躺下睡着，就又被喊了起来，看守们拿着一个铜号说，吹响再睡，吹不响别睡。我们几个人挨个吹，可怎么也吹不响，为什么吹不响呢？原来他们把号的后面用棉纱堵死了，这怎能吹响呢？又有一次看守们在泥坞摸了很多鲜蛏，高兴了，晚上打来了酒，让我们煮好鲜蛏端上去，他们吃饱喝足后，还剩了点残渣，就对我说：姚德起！你小子今天煮鲜蛏有功，赏你两个吃，我说不吃，看守立刻瞪起大眼说，他妈的！你嫌脏怎么着。就在这天深夜两点，他们乘着酒兴让我脱光身子在毛主席像前跳忠字舞。当时我不脱，就打我，最后我脱到只剩一条裤衩时，他们再打我，我也不脱了，最后他们让我在毛主席像前撅着屁股请罪，站了一会才让我睡觉。同志们，他们这种侮辱性的行为在法西斯监狱里也是少见的吧！

我被关押了，我的长年有病的爱人和小孩也被株连。据我爱人对我讲，在我被关押期间，当时革委会政工组的一个工作人员，多次去我家威吓我的爱人。让她与我划清界线，揭发我的问题。並指着我爱人穿的料子裤说，你穿的都是姚德起抢来的等等。这个人还指使部分人将我家的屋门上及门口两边，写上打倒姚鬼德起的口号，由于宣传舆论工作的压力，连我的四岁小女孩只要出门玩，就被其他小孩们吐唾沫，让弯腰，喊着打倒我的口号，最后弄的孩子哭着回家。在我被关押压期间，爱人怀孕临产时，亲友、邻居不敢上前，自己肚子疼的在床上打滚，四岁的女儿看着干哭，多亏轮机车间的薛玉发同志见义勇为，用自行车推着我的爱人跑步送到塘沽医院，就是这样孩子还是生在了医院门口，然而坏头头家属在医院生